《釋迦佛往昔的故事》

《初發慈心．初發菩提心．遇佛授記．超九劫》圓滿六度

目 錄

佛始起慈心緣品.....4
為大光明王時，初發菩提心.....6
第一阿僧祇劫初．遇釋迦佛（遇佛行施，初發菩提心）.....20
第二阿僧祇劫初，遇寶髻佛《賢愚經．貧女難陀品 20》：.....32
第三阿僧祇劫初．遇燃燈佛《增壹阿含經．善知識品 20．三》：40
百劫修相好中精進超九劫，遇弗沙佛，《大智度論．序品 1》：59
圓滿六度.....62
問曰：檀波羅蜜云何滿？.....62
問曰：尸羅波羅蜜云何滿？.....71
問曰：羼提波羅蜜云何滿？.....75
問曰：毘梨耶波羅蜜云何滿？.....75

問曰：禪波羅蜜云何滿？ 76
問曰：般若波羅蜜云何滿？ 76
補充： 77
布施 77
持戒 107
忍辱 109
精進 111
禪定 133

佛始起慈心緣品

《賢愚經．佛始起慈心緣品 56》卷 13：

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諸比丘，夏安居竟，往至佛所，禮敬問訊。佛以慈心，慰喻撫恤：
「汝等住彼，得無苦耶？」
慈心矜篤，極懷憐愍。阿難見之，而白佛言：
「世尊！慈愍垂矜特隆。不審，世尊！發如是心，為遠近耶？」
佛告阿難：
「若欲知之，當為汝說：

過去久遠，不可稱計阿僧祇劫，有二罪人，共在地獄，獄卒驅之使挽鐵車，剝取其皮，用作車鞅，復以鐵棒，打令奔走，東西馳騁，無有休息。

時彼一人，筋力尠薄，獄卒逼之，躃地便起，疲極困乏，絕死復蘇。彼共對者，見其困苦，興發慈心，憐愍此人，顧白獄卒：

『唯願聽我躬代是人，獨挽此車。』

獄卒瞋恚，以棒打之，應時即死，生忉利天。

阿難當知！爾時獄中慈心人者，我身是也。

我乃爾時，於彼地獄受罪之時，初發如是慈矜之心，於一切人，未曾退捨，至於今日，故樂修行慈愍一切。」

爾時阿難，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CBETA, T04, no. 202, p. 439, b5-24)

為大光明王時，初發菩提心

┌《賢愚經》卷 3〈貧女難陀品 20〉：

（二一）◎[1]大光明王始發道心[2]緣品[3]第十六

有[4]知慧巧便人，以小緣故，能發大心趣向佛道；懈怠懶惰人，雖有大緣，猶不發意趣向佛道。是故行者，應強心立志勇猛善緣，何以知然？

爾時世尊，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諸四眾諸王臣民，前後圍遶，供養恭敬。於是眾中，多有疑者：

「世尊，本以何因緣故？初發無上菩提之心，自致成佛，多所利益？我等亦當發心成道利安眾生。」

尊者阿難，知眾所念，即從坐起整衣服，前白佛言：

「今此大眾，咸皆有疑：

『世尊本昔從何因緣，發大道心？唯願說之，廣利一切。』」

佛告阿難：

「善哉善哉！汝所問者，多所饒益。諦聽善思！當為汝說。」

時大會，寂靜無聲，風河江水，百鳥走獸，皆寂無聲，於是大眾，天龍鬼神，悚然樂聞，一心觀佛。

佛言阿難：

「過去久遠，無量無邊阿僧祇劫，

此閻浮提，有一大王，名大光明，有大福德，聰明勇慧，王相具足。爾時邊境，有一國王，與為親厚。彼國所乏，大光明王，隨時贈送；彼國所珍，亦復奉獻於光明王。時彼國王，[5]大山遊獵，得二象子，端正姝妙，白如玻[王*(黍-禾+利)]山，七支拄地，甚可敬愛，心喜念言：

『我今當以與光明王。』

念已莊校，金銀雜寶，極世之珍，遣人往送。時光明王，見此象已，心大欣悅。時有象師，名曰散闍，王即告言：

『汝教此象，瞻養令調。』

散闍奉教不久調順，眾寶[6]交[7]絡，往白王言：

『我所調象，今已調良，願王觀試。』

王聞心喜，遲欲見之，即擊金鼓，會諸臣下，令觀試象。大眾既集，王乘是象，譬如日初出山光明照曜，王初乘象，亦復如是。與諸臣民，出城遊戲，將至試所。時象氣壯，見有群象於蓮華池食蓮華根，見已欲發奔逐牸象(母象)，遂至深林。時王冠服，悉皆墮落，壞衣破身，出血牽髮。王時眩瞤，自惟必死，極懷恐怖，即問象師：

『吾寧當有餘命不耶？』

散闍白王：

『林中諸樹，有可捉者，願王搏捉，乃可得全。』

王搏樹枝，象去王住，下樹坐地，自視無復衣冠，身體傷破，生大苦惱，迷悶出林，不知從者所在。象師小前，捉樹得住，還求見王愁惱獨坐，象師叩頭，白王：

『願王莫大憂苦，此象正爾婬心當息，厭惡穢草，不甘濁水，思宮清淨肥美飲食，如是自還。』

王即告曰：

『吾今不復思汝及象，以此象故，幾失吾命。』

爾時群臣，咸各生念，謂王已為狂象所害。尋路推求處處，或得天冠衣服，或見落血，遂乃見王，駕乘餘象，還來入城。城中人民，悉見大王受如是苦，莫不憂惱。

爾時狂象，在野澤中，食諸惡草，飲濁穢水，婬欲意息，即思王宮清涼甘饍，行如疾風，詣本止處。象師見已，往白王言：

『大王當知！先所失象，今還來至，願王視之。』

王言：

『我不須汝，亦不須象。』

散闍啟王：

『王若不須我及象者，唯願觀我調象之方。』

王即使於平坦地敷置坐處。

時國中人，聞此象師欲示大王調象之法，普皆雲集。時王出宮，大眾導從，詣座而坐，象師散闍，將象至會，尋使工師，作七鐵丸，燒令極赤，作已念言：

『象吞此丸，決定當死；王後或悔。』

白言大王：

『此白象寶，唯轉輪王，乃得之耳，今有小過，不應喪失。』

王告之言：

『象若不調，不應令吾乘之；若其調適，事釁如斯。今不須汝，亦不須象。』

象師又言：

『雖不須我，象甚可惜！』

王怒隆盛，告言遠去！散闍起已，泣淚而言：

『王無親踈，其心如毒，詐出甜言。』

時會大小，聞已墮淚，諦視於象。象師即便作相告象：

『吞此鐵丸，若不吞者，當以鐵鉤斲裂汝腦。』

象知其心，即自思惟：

『我寧吞此熱丸而死，實不堪忍被鐵鉤死，如人俱死，寧受絞死不樂燒殺。』

屈膝向王，垂淚望救。王意怒盛，覩已餘視。散闍告象：

『汝今何以不吞此丸？』

時象四顧，念是眾中，乃無有能救我命者，以手取丸，置口吞之，入腹焦爛，直過而死，如金剛杵打破[王*(黍-禾+利)]山，鐵丸墮地，猶故熱赤。時會見已，莫不悲泣。

王見此事，驚怖愕然，乃生悔心，即召散闍，告言：

『汝象調順乃爾，何故在林，不能制之？』

時淨居天，知光明王應發無上菩提之心，即作神力，令象師跪答王言：

『大王！我唯能調象身，不能調心。』

王即問言：

『頗復有人，亦能調身，兼調心不？』

白言大王：

『有佛世尊！既能調身，亦能調心。』

時光明王，聞佛名已，心驚毛豎，告言散闍：

『所言佛者，何種性生？』

散闍答言：

『佛世尊者，二種性生：一者**智慧**，二者**大悲**。勤行六事，所謂六波羅蜜，功德智慧，悉具足已，號之為佛，既自能調，亦調眾生。』

王聞是已，悚然踊躍，即起入宮，洗浴香湯，更著新衣，上高閣上，四向作禮，於一切眾生起大悲心，燒香誓願：

『願我所有功德，迴向佛道，我成佛已，自調其心，亦當調伏一切眾生。

若以一眾生故，在於阿鼻地獄，住經一劫，有所益者，當入是獄，終不捨於菩提之心。』

作是誓已，六種[1]震動，諸山大海，踶跮踊沒，虛空之中，自然樂聲，無量諸天，作天妓樂，歌歎菩薩，而作是言：

『如汝所作，得佛不久；成佛道已，願度我等，我等於此清淨法會，亦應有分。』」

佛告諸比丘：

「欲知爾時

・白象吞鐵丸者，難陀是也。

・時象師者，舍利弗是也。

・光明王者，我身是也。

我於爾時，見是象調順故，始發道心，求於佛道。」

爾時大會，聞佛苦行如是，有得四道果者，有發大道心者，有出家修道者，莫不歡喜，頂戴奉行。以是因緣，強志勇故，由小因緣能辦大事；懶惰懈怠，雖遇大緣，無所能成。是故行者，當勤精進趣向佛道。」

(CBETA, T04, no. 202, p. 372, a2-p. 373, a18)

[1]此品麗本無，今以宋元對校明本。[2]〔緣〕－【宋】。[3]〔第〕－【宋】。[4]知＝智【宋】【元】。[5]大＝入【宋】。[6]交＝校【宋】。[7]絡＝珞【宋】【元】。[1]震＝振【宋】【元】。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卷 15：

爾時，勝光大王白佛言：

「大德世尊！於何時初發無上菩提之願？」

佛告大王：

「乃往古昔無量劫時，有王名曰光明。其光明王有一象寶，身色鮮白如優鉢花，七支圓滿，形貌端嚴，人所喜見。時王即勅調象之人：『令調此象，堪乘之時，將來見我。』

其調象人受王勅已，即將調教。既成就已，還詣王所。王即乘象，并調象人，王在後坐，出城遊獵種種禽獸。然而象王聞母象氣，尋香而走。王見象走其疾如風，告象師曰：

『我見虛空轉，　四方上下迴；　山地如陶輪，　樹亦空中去。
象足不曾移，　猶如騰空去；　觀前山走來，　後山無不動。

須勒象令住，　極打令其怕；　象王既未調，　死生今在即。』

爾時調象師白王曰：

『我誦大仙所說呪，　并以鐵鉤鉤極打；　誦呪鉤打唯加急，所用之法皆無益。

無索無鉤能禁制，　王知無物何能止；　貪欲入心無調者，欲在心中如掘釘；

此欲發時甚廣大，　無有能為止息者。』

爾時調象師作種種法，不能止息而令象迴。又白王言：

『其象走困，願王攀取樹枝，放象隨意。』

即逢一樹，王及象師攀枝而住，喻如從死而得再生。王告象師曰：

『汝不調此象成就，便即將來與我乘騎。』

白王曰：

『我調成就，然為彼象聞雌象氣，貪欲醉故不受言教。其象雖去，思憶本處，至第七日，必還來到。所以者何？由見母象，共行欲已，思憶象坊。』

至第七日，其象還還來。時調象人速詣白王。王曰：

『汝教此象，未好成就。』

其人白王：

『我調象已。』

責曰：

『云何調伏？』

白言：

『請王驗試，即知虛實。』

其調象人，即燒大鐵丸，色赤如火，令象取食；象即詣前，欲取吞食。其教象人復白王言：

『象若食之，象必不活。』

時王告象師曰：

『如斯調伏，當時為迷亂我。』

先白王：

『我但調伏其身，不能調心。』

王曰：

『汝頗見有能調心者？』

象師白王言：

『有！唯佛世尊能調身心。一切有情欲調其心，由不能調，而皆却退。

有諸外道修行苦行，貪欲叢林在心而不能拔；亦有捨境離欲貪處，而不堅持，復還退失。阿素落等，及以天人、師子雜獸、龍蛇鳩

鴿，乃至飛鵝雜類等，一切含識皆被欲縛，無始已來如輪迴轉。

少年容貌乃至於老，調伏其心，種種苦行，

或有仙人，飡風食菓，皆不調心。心雖無相，誰有天人能得自在？

言大王者，有大威力，諸鬪戰中最能殊勝，亦不調心；

唯佛世尊無有貪欲心得自在。』」

爾時，大王聞佛世尊有精進力，廣行惠施，修諸福業，即發無上菩提之願，說伽他曰：

『修無量福求佛果，　得成善逝自在尊；

若未能度彼岸者，　我當誓度令至岸。

聞佛離欲發菩提，　復行惠施正法化；

願我當來得成佛，　利益有情貪欲滅。』」

佛告大王：

「於意云何？彼時名光明王者，豈異人乎？即我身是。

我於爾時，初發無上菩提之意。」

第一阿僧祇劫初．遇釋迦佛（遇佛行施．初發菩提心）

爾時，勝光王復白世尊曰：

「最初於誰行施得證無上菩提？」

佛告大王：

「乃往古昔無量劫時，有城名曰毘訶彼地，其城有一陶輪工師。
有佛出世，號曰釋迦牟尼，證無上正真等正覺，十號具足。亦有聲聞弟子，名舍利弗、大目乾連，及侍者阿難陀。
時釋迦牟尼佛正真等正覺，共無量苾芻眾俱遊行人間，至彼城中。
爾時彼佛忽有風患，即告阿難陀曰：
『汝可往彼陶輪家乞酥油蜜漿。』
爾時，阿難陀聞佛教勅，即往詣陶輪家，在門外立，白言：

『長者！世尊患風強病，今須酥油蜜漿。』

時陶輪師聞具壽阿難陀所說，即將酥油蜜等，長者共兒相隨，俱往佛所，以酥蜜等遍塗佛身，溫水沐浴，持沙糖水奉上世尊，為療病故，即得痊愈。爾時陶師長跪發願，說伽他曰：

『我以蘇蜜施如來，　願獲廣大功德利，　種族.名號.聲聞眾，
悉如今日釋迦尊，　善能調伏有情類，　遠離眾苦歸圓寂。』

其陶輪子亦發是言：

『願我當來如佛侍者。』」

佛告大王：

「我於爾時，初施釋迦如來，得證無上菩提。

其子者，即阿難陀是。」

王復問世尊曰：

「從初乃至成佛，供養幾許諸佛，而證無上菩提？」

佛告大王：

「我從釋迦如來最初阿僧企耶，乃至護世佛時，

以清淨心，如是供養七萬五千佛，於爾許時供養不曾心異，唯求無上正等菩提。

大王！第二僧企耶，我初供養燃燈佛，乃至寶髻佛，

以清淨心，如是供養七萬六千佛。我雖經歷多生，心無有異，常以清信供養諸佛。

大王！第三阿僧企耶，初供養寶髻佛，乃至安隱佛。

如是供養七萬七千佛，

如是又至迦攝波佛。

我雖供養無有異心，常以淨信供養諸佛。

為菩薩時如是供養，皆蒙諸佛為我受記，當證無上正等菩提。滿我所願，思求正覺，堅固釋持，慈攝一切有情故。」

爾時，勝光王聞佛說已，心大歡喜，頂禮雙足，奉辭而去。

時具壽阿難陀即以伽陀，請世尊曰：

「唯願世間尊，　為我分別說；　何處初發意？　為求大菩提。
更願無上士，　為說本事緣，　曾供養幾佛？　復經幾許時？」

爾時，世尊以頌答曰：

「無上兩足尊，　慈愍有情者；　於彼發菩提，　誓度三有海。
聞佛心離欲，　廣說醉象緣；　厭離貪欲習，　因發菩提心。
堅固發誓願，　惠施如河沙；　光明王世時，　專求正覺等。
初見釋迦佛，　我作陶輪師；　酥油蜜漿等，　最初為供養。
・亦曾為上女，　正信三寶尊；　我見憍陳佛，　以燈油奉施。

・無勝佛世時，　我曾作三藏；　共大眾相競，　惡罵僧為女。
・由斯口惡業，　變我身為女；　却迴心淨已，　還變為丈夫。
・乃往過去世，　曾為王子時；　寶髻佛兄弟，　我以燈明施。
・三月曾供養，　安隱佛世尊；　佛滅度之後，　以舍利起塔。
・曾作富長者，　三月供養佛；　世尊滅度後，　建塔九十肘。
・後見有勝佛，　梵志中為最；　舉手合掌敬，　供養人中尊。
・昔時作梵志，　書論悉明解；　我逢利益佛，　施座奉如來。
・往修苦行時，　曾住仙人法；　見憍陳世尊，　捉身欲山下。
・我曾作仙人，　遇逢樂見佛；　諸佛至居處，　以根菓供養。
・往昔作仙人，　見善眼世尊；　以著樹皮衣，　持施覆其身。
・昔曾作人王，　供養勒叉佛；　頓捨四兵眾，　求無上菩提。
從初釋迦佛，　至於護世佛；　七萬五千佛，　我皆盡供養。
此是一僧祇，　如是行供養；　一心無異別，　恒發菩提願。

次見燃燈佛，　多聞甚可愛；　以七青蓮花，　作梵志持供。
・我曾作國王，　見佛名有相；　於佛修行處，　供養此如來。
・我曾作國王，　有佛名住修；　以妙色珍寶，　音聲而供養。
・我曾作國王，　佛號超師子；　我以寶幡蓋，　供養此如來。
・我曾作國王，　佛名安隱日；　王有一千城，　皆令修供養。
・我曾作國王，　有佛名梵志；　以浴室香湯，　依時沐浴佛。
・我昔作國王，　城中而供養；　三千梵志佛，　及一尸棄佛。
・我曾作長者，　於財增城中；　供二十五佛，　修行於梵行。
・我曾作長者，　於彼大城中；　供養尸棄佛，　建立寺舍塔。
・其寺供七佛，　奉施珍寶具；　及以奴婢等，　莊宅花園林。
・曾作王信敬，　於尸棄佛所；　復在彼城中，　唯求正等覺。
・昔曾作梵志，　有佛名歡喜；　為求菩提故，　以果先供養。

・曾作長者時，有佛名善眼；我以摩尼寶，供養此如來。
・亦曾作商主，有佛名善生；坐於菩提樹，以餅先供養。
・於千商人中，曾作千商主；見佛坐菩提，號名善意佛。
・香泥塗佛上，復以扇招涼；佛邊坐聽法，聞法心開悟。
・昔作商人主，有佛名釋迦；我以眾寶花，以花散佛上。
・昔作商人主，有佛名高登；以幡花音樂，供養如是佛。
・我曾作國王，有佛名最上；超越諸有海，當施眾車輅。
・我曾作國王，有佛名最尊；佛行百里內，地散諸妙花。
・我於過去世，聞佛欲來過；遠將勝幡蓋，并四兵圍遶。
・有佛欲渡河，我當作舡師；見佛心歡喜，渡佛到彼岸。
・我曾作商主，有佛名賢車；為佛造橋梁，令佛安隱渡。
・我曾作國王，有佛名大梵；牛頭香造寺，以供養於尊。
・著僧伽胝衣，以覆如來上；儉世檀香浴，降雨人歸佛。

・我曾作國王，　有佛名淨月；　國有多疾疫，　供佛疫皆除。
・我昔作王時，　有佛名調帝；　請佛說妙法，　為求菩提道。
・我昔作王時，　有佛名梵尊；　施佛僧伽胝，　用覆如來上。
・當時國中儉，　我以旃檀湯；　沐浴如來體，　豐樂人歸佛。
・我昔作王時，　有佛名帝釋；　其國有災起，　王發慈止息。
・我昔作王時，　供養調帝佛；　用諸百萬寶，　造食獻如來。
・昔為梵志信，　見佛名悉達；　以百千頌讚，　供養天人師。
・昔為梵志時，　佛名帝釋幢；　合掌以正信，　當來願如佛。
始從燃燈佛，　至於帝釋幢；　七萬六千佛，　我皆盡供養。
滿二阿僧祇，　供養於諸佛；　不曾心有異，　志願菩提處。

第三阿僧祇，　亦為王供養；　佛名安隱日，　滅度而起塔。
・我昔為國王，　種種供養佛；　滿足皆隨意，　起塔名法王。

・昔為大商主，　見佛名悉供；　我以眾金花，　散佛呈供養。
・昔為商人時，　見佛名寶髻；　為佛作金網，　以覆大師上。
・昔為商人時，　佛名上蓮花；　作銀花供養，　散布如來上。
・昔為商人時，　見佛名上稱；　我以上妙室，　供養於如來。
・昔為大國王，　佛號名勝論；　正證菩提日，　我以四兵護。
・昔為商人時，　見佛名無垢；　造塔并浴室，　及以燃燈明。
・我昔作王時，　見佛名合覺；　坐石而入定，　音樂以供養。
・昔為商人時，　見佛名修行；　降怨度人眾，　掃地令佛過。
・昔為商人時，　聞佛名淨住；　欲來造寺舍，　園苑毘訶羅。
・昔為大國王，　有佛名相師；　摩尼寶供養，　我時為菩薩。
・昔為大國王，　有佛名繫都；　我造法王塔，　繒幡以供養。
・昔為大國王，　有佛名捨重；　我以瓶杖施，　起塔并設會。
・我昔為商主，　有佛名見義；　以金寶真珠，　種種香供養。

・我為大國王，　佛名諸兵義；　佛遊於人間，　四兵迎供養。

・我為大國王，　佛名他利見；　欲入於城內，　設樂香花供。

・我昔為商主，　有佛名底沙；　以諸莖木香，　根香散供佛。

我昔曾為大仙人，見晨宿佛在寶龕；但一伽他而讚佛，超過九劫修苦行。

・昔為梵志名最上，見佛名曰毘婆尸；兩手持苣發菩提，歡喜布散如來上。

・菩薩昔為商主時，見佛世尊名尸棄；并有弟子聲聞眾，三月衣食而供給。

・昔為商人深正信，於彼毘婆尸佛所；并諸弟子聲聞眾，三月衣食而供給。

・昔為商人深正信，佛名迦留村陀佛；請佛家資盡布施，隨佛出家持梵行。

・昔為商人深正信，見佛迦耶迦牟尼；先造立寺生恭敬，後乃方隨佛出家。

・昔為梵志名最勝，於兩足尊迦葉佛；由聞喜護所說語，乃得出家修淨意。

菩薩昔作國王時，於彌勒仙修供養；入定見我當作佛，時仙却來供養我。

從安隱佛至迦葉，供養七萬七千佛；一切如來皆奉侍，乃能數滿三僧祇。

皆悉歡喜而供事，未曾少許心別異；皆發無上菩提願，為菩薩時供養佛。

一切示現而授記，對眾咸言『當作佛』，我先求願皆滿足，如先所願今思忖。此願皆令得滿足，彼佛世尊諸大德；授我無上菩提記。

～（六度行）・～

・我昔曾作尸毘王，復為一切施主時，并及尾濫大王身，捨身捨寶行檀度。
・昔為商主入大海，持戒專求趣彼岸，能害自身令眾樂，皆令得度於苦海。
・往昔曾作仙人時，常行忍辱波羅蜜，身體手足被支解，由行忍辱心無退，
・如緊那羅本生說，我曾欲竭於大海，以滿精進波羅蜜，皆由口業真實語。
・昔為梵志名生然，勤修勝禪波羅蜜，頭上鳥生男女卵，定中不起鳥能飛。
・昔名藥物大臣時，牛出梵志共論義，當滿般若波羅蜜，諸天擊鼓而助喜。

修行滿六波羅蜜，慈心常有思念處，我廣心求尊重願，發願願求皆滿足。

彼諸大德一切佛，我皆供養天人師，三有苦海諸眾生，一切皆歸涅槃路。

我為菩薩修供養，從彼光明王身後，乃至帝幢佛世尊，度得一千俱胝眾。況復成佛度無邊，世間之尊大導師，已度未度人天眾，我已置立橋船筏，堅固度於諸有情。

我若入於圓寂後，由能濟度無邊人，諸有能修福德者，當來皆入涅槃城。

我若入於圓寂後，而能修集於佛事，少許供養於形像，即得生天無量樂。

我若入於圓寂後，遺留法寶甘露味，如若有情聞此者，皆能修習出離去。」

24, no. 1448《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卷第十五, p. 72, b29-p. 76, a2)

第二阿僧祇劫初，遇寶髻佛《賢愚經．貧女難陀品 20》：

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國中，有一女人名曰難陀，貧窮孤獨，乞匄自活。見諸國王臣民大小，各各供養佛及眾僧，心自思惟：

「我之宿罪，生處貧賤，雖遭福田，無有種子。」

酸切感傷，深自咎悔，便行乞匄，以俟微供。竟日不休，唯得一錢，持詣油家，欲用買油。油家問曰：

「一錢買油，少無所逮，用作何等？」

難陀具以所懷語之。油主憐愍，增倍與油。得已歡喜，足作一燈，擔向精舍，奉上世尊，置於佛前眾燈之中，自立誓願：

「我今貧窮，用是小燈，供養於佛。以此功德，令我來世得智慧照，滅除一切眾生垢闇。」

作是誓已，禮佛而去。乃至夜竟，諸燈盡滅，唯此獨燃。是時目連，次當日直，察天已曉，收燈摒擋，見此一燈，獨燃明好，膏炷未損，如新燃燈，心便生念：

「白日燃燈，無益時用。欲取滅之，暮規還燃。」

即時舉手，扇滅此燈，燈焰如故，無有虧[1]滅；復以衣扇，燈明不損。佛見目連欲滅此燈，語目連曰：

「今此燈者，非汝聲聞所能傾動，正使汝注四大海水，以用灌之，隨嵐風吹，亦不能滅。所以爾者？此是廣濟，發大心人所施之物。」

佛說是已，難陀女人，復來詣佛頭面作禮，於時世尊，即授其記：

「汝於來世二阿僧祇百劫之中，當得作佛，名曰燈光，十號具足。」

於是難陀，得記歡喜，長跪白佛，求索出家。佛即聽之，作比丘尼。

慧命阿難、目連，見貧女人得免苦厄出家受記，長跪合掌，前白佛言：

「難陀女人，

・宿有何行，經爾許時，貧乞自活？

・復因何行，值佛出家，四輩欽仰諍求供養？」

佛言阿難：

「過去有佛，名曰迦葉。爾時世中，有居士婦，躬往請佛及比丘僧，然佛先已可一貧女，受其供養，此女已得阿那含道。時長者婦，自以財富，輕忽貧者，嫌佛世尊先受其請，便復言曰：

『世尊云何不受我供，乃先應彼乞人請也？』

以其惡言，輕忽賢聖，從是以來，五百世中，恒生貧賤乞匄之家。

由其彼日供養如來及於眾僧，敬心歡喜，今值佛世，出家受記，合國欽仰。」

爾時眾會，聞佛說此已，皆大歡喜。

國王臣民，聞此貧女奉上一燈受記作佛，皆發欽仰，並各施與上妙衣服，四[2]事無乏。合國男女，尊卑大小，競共設作諸香油燈，持詣祇洹，供養於佛。眾人猥多，燈滿祇洹，諸樹林中，四匝彌滿，猶如眾星列在空中，日日如是，經於七夜。

爾時阿難，甚用歡喜，嗟歎如來若干德行，前白佛言：

「不審，世尊過去世中，作何善根，致斯無極燈供果報？」

佛告阿難：

「過去久遠二阿僧祇九十一劫，此閻浮提，有大國王，名波塞奇，主此世界八萬四千諸小國土。王大夫人，生一太子，身紫金色，三十二相、八十種好，當其頂上，有自然寶，眾相晃朗，光曜人目。即召相師，占相吉凶，因為作字。相師披看，見其奇妙，舉手唱言：

『善哉善哉！今此太子，於諸世間天人之中無與等者，
若其在家，作轉輪聖王；若其出家，成自然佛。』

相師白王：

『太子生時，有何異事？』

王答之言：

『頂上明寶，自然隨出。』

便為立字字勒那識祇，[3]晉言寶髻。年漸長大，出家學道，得成為佛，教化人民，度者甚多。

爾時父王，請佛及僧，三月供養。有一比丘，字阿梨蜜羅，[＊]晉言聖友，保三月中，作燈檀越，日日入城，詣諸長者居士人民，求索[4]蘇油燈炷之具。時王有女，名曰牟尼，登於高樓，見此比丘日行入城，經營所須，心生敬[5]重，遣人往問：

『尊人恒爾勞苦，何所營理？』

比丘報言：

『我今三月，與佛及僧，作燈檀越，所以入城詣諸賢者，求索[＊]蘇油燈炷之具，使還報命。』

王女歡喜，又語聖友：

『自今[6]已往，莫復行乞，我當給汝作燈之具。』

比丘可之。從是已後，常送[＊]蘇油燈炷之具，詣於精舍。聖友比丘，日日經營，燃燈供養，發意廣濟誠心欵[7]著。佛授其記：

『汝於來世阿僧祇劫，當得作佛，名曰定光(或譯：錠光、燃燈)，十號具足。』

王女牟尼，聞聖友比丘[8]授記作佛，心自念言：

『佛燈之物，悉是我有，比丘經營，今已得記，我獨不得。』

作是念已，往詣佛所，自陳所懷。佛復授記，告牟尼曰：

『汝於來世二阿僧祇九十一劫，當得作佛，名釋迦牟尼，十號具足。』

於是王女，聞佛授記，歡喜發中，化成男子，重禮佛足，求為沙門。佛便聽之，精進勇猛，勤修不[9]息。」

佛告阿難：

「爾時比丘阿梨蜜（聖友）者，豈異人乎？乃往過去定光佛是。

王女牟尼，豈異人乎？我身是也。

因由昔日燈明布施，從是已來，無數劫中，天上世間受福自然，身體殊異超絕餘人，至今成佛，故受此諸燈明之報。」

時諸大會聞佛所說，有得初[10]果乃至四果，或種緣覺善根之者，有發無上正真道意。慧命阿難，及諸眾會，咸共頂戴，踊躍奉行。」

T04, no. 202《賢愚經．貧女難陀品 20》卷 3 , p. 370, c22-p. 371, c25

[18]在卷第十一【宋】【元】【明】。[19]（緣）+品【宋】【元】【明】。[20]〔第〕-【宋】。[21]二十=五十三【宋】【元】【明】。[22]〔丹本...五十三〕-【宋】【元】【明】。[1]滅=減【宋】【元】【明】。[2]事=供【宋】【元】【明】。

[3]晉＝此【明】＊。[＊3-1]晉＝此【明】＊。[4]蘇＝酥【宋】＊【元】＊【明】＊。[5]重＝愍【宋】【元】【明】。[＊4-1]蘇＝酥【宋】＊【元】＊【明】＊。[6]已＝以【宋】【元】【明】。[＊4-2]蘇＝酥【宋】＊【元】＊【明】＊。[7]著＝篤【宋】【元】【明】。[8]授＝受【宋】【元】【明】。[9]息＝懈【宋】【元】【明】。[10]果＝道【宋】【元】【明】。

第三阿僧祇劫初．遇燃燈佛《增壹阿含經．善知識品 20．三》: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與無央數之眾圍遶說法。是時，曇摩留支在靜室中，獨自思惟，入禪三昧，觀見前身在大海中作魚，身長七百由旬。即從靜室起，猶如力士屈申臂頃，便往至大海中故死屍上而經行。

爾時，曇摩留支便說此偈：

「生死無數劫，　流轉不可計；　各各求所安，　數數受苦惱。
　設復見身已，　意欲造舍宅；　一切支節壞，　形體不得全。
　心已離諸行，　愛著永無餘；　更不受此形，　長樂涅槃中。」

爾時，尊者曇摩留支說此偈已，即從彼沒，來至舍衛祇洹精舍，往至世尊所。

爾時，世尊見曇摩留支來，作是告曰：

「善哉！曇摩留支！久來此間。」

曇摩留支白世尊曰：

「如是。世尊！久來此間。」

爾時，上坐及諸比丘各生斯念：

「此曇摩留支恒在世尊左右，然今世尊告曰：

『善哉！曇摩留支！久來此間。』」

爾時，世尊知諸比丘心中所念，欲斷狐疑故，便告諸比丘：

「非為曇摩留支久來此間，故我言此義。

所以然者，昔者過去無數劫時，有定光如來、至真、等正覺、明行成為、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為佛、眾祐，出現於世，治在鉢摩大國，與大比丘眾十四萬八千人俱。

爾時，四部之眾不可稱計，國王、臣吏、人民之類，皆來供養給其所須。

爾時，有梵志名耶若達，在雪山側住，看諸祕讖，天文、地理靡不貫博，書疏文字亦悉了知，諷誦一句五百言大人之相亦復了知，事諸火神、日月、星宿，教五百弟子宿夜不惓。

耶若達梵志有弟子名曰雲雷，顏貌端政，世之希有，髮紺青色。雲雷梵志聰明博見，靡事不通，恒為耶若達所見愛敬，不去須臾。是時，婆羅門所行呪術，盡皆備舉。

爾時，雲雷梵志便作是念：

『我今所應學者悉皆備已。』

然復自念：

『書籍所載，諸有學梵志行術過者，當報師恩。

又我今日所應學者皆復知之，我今宜可報於師恩。然復貧匱，空無所有可用供養師者；宜當往詣國界求所須者。』

爾時，雲雷梵志便往至師所，而白師曰：

『梵志所學技術之法，今悉知已，然復書籍所載，諸有學術過者，當報師恩。然復貧乏，無有金銀珍寶可用供養者，今欲詣國界求索財物，用供養師。』

爾時，耶若達婆羅門便作是念：

『此雲雷梵志我之所愛，不去心首。設吾死者尚不能別離，何況今日欲捨吾去。我今當作何方宜，使留得住耶？』

是時，耶若達梵志即告雲雷曰：

『汝梵志！今故有婆羅門所應學者，卿尚不知。』

是時，雲雷梵志便前白師：

『唯願見教，何者未誦？』

是時，耶若達梵志便思惟造五百言誦，告雲雷曰：

『今有此書名五百言誦，汝可受之。』

雲雷白言：

『願師見授，欲得諷誦！』

比丘當知，爾時，耶若達便授弟子此五百言誦。未逕幾日，悉皆流利。是時，耶若達婆羅門告五百弟子曰：

『此雲雷梵志技術悉備，無事不通，即以立名，名曰超術。此超術梵志極為高才，天文、地理靡不觀博，書疏文字亦悉了知。』

爾時，超術梵志復經數日，復白師曰：

『梵志所學技術之法，今悉知已，然復書籍所載，諸有學術過者，當報師恩。加復貧乏，無有金銀珍寶可用供養師者，今欲詣國界求索財物，用供養師，唯願聽許！』

爾時，耶若達梵志告曰：

『汝知是時。』

超術梵志前禮師足，便退而去。

爾時，鉢摩大國去城不遠，有眾梵志普集一處，欲共大祠，亦欲講論。

時，有八萬四千梵志共集。第一上坐亦復諷誦外道書疏，莫不練知，天文、地理、星宿變怪，皆悉了知。各欲散時，便以五百兩金及金杖一枚，金澡罐一枚，牛千頭，用奉上師，與第一上坐。

爾時，超術梵志聞，去鉢摩大國不遠，有諸梵志八萬四千集在一處，其有試術過者，便與五百兩金及金杖一枚，金澡罐一枚，大牛千頭。是時，超術梵志自念：

『我今何故家家乞求？不如詣彼大眾共捔技術。』

是時，超術梵志便往至大眾所。

爾時，眾多梵志遙見超術梵志，各各高聲喚曰：

『善哉！祠主，今獲大利，乃使梵天躬自下降。』

時，八萬四千諸梵志等各起共迎，異口同音而作是語：

『善來，大梵神天！』

時，超術梵志便生此念：

『此諸梵志謂呼吾是梵天，然復吾亦非梵天。』

是時，超術梵志語諸婆羅門曰：

『止！止！諸賢！勿呼吾是梵天也。汝等豈不聞乎？雪山北有大梵志眾師，名耶若達，天文、地理靡不貫練。』

諸梵志曰：

『吾等聞之，但不見耳！』

超術梵志曰：

『我是其弟子，名曰超術。』

是時，超術梵志便向彼眾第一上坐而告之曰：

『設知技術者，向吾說之。』

爾時，彼眾第一上坐即向超術梵志誦三藏技術，無有漏失。時，超術婆羅門復語彼上坐曰：

『一句五百言，今可說之。』

是時，彼上坐曰：

『我不解此義，何等是一句五百言者？』

時，超術梵志告曰：

『諸賢！默然聽說一句五百言大人之相。』

比丘當知，爾時，超術梵志便誦三藏之術，及一句五百言大人之相。爾時，八萬四千梵志歎未曾有：

『甚奇！甚特！我等初不聞一句五百言大人之相，今尊者宜在上頭第一上坐。』

爾時，超術梵志移彼上坐已，便在第一上頭坐。爾時，彼眾上坐極懷瞋恚，發此誓願：

『今此人移我坐處，自補其處。我今所誦經籍，持戒苦行，設當有福者，盡持用作誓：

「此人所生之處，所欲作事，我恒當壞敗其功。」』

是時，彼施之主即出五百兩金及金杖一枚，金澡罐一枚，牛千頭，好女一人，持用與上坐使呪願。爾時，上坐告主人曰：

『我今受此五百兩金及金杖、金澡罐，當用供養師。

此女人，及牛千頭還施主人。所以然者，吾不習欲，亦不積財。』

是時，超術梵志受此金杖、澡罐已，便往詣鉢摩大國。其王名曰光明。

時，彼國王請定光如來及比丘眾衣食供養。時，彼國王告令城內：

『其有人民有香華，盡不得賣，若有賣者當重罰之；吾自出買，不須轉賣。』

復勅人民，掃灑令淨，勿使有土沙穢惡；懸繒幡蓋，香汁塗地，作倡妓樂，不可稱計。

爾時，彼梵志見已，便問行道人曰：

『今是何日？掃灑道路，除治不淨，懸繒幡蓋，不可稱計。將非國主太子有所娉娶？』

彼行道人報曰：

『梵志不知耶？鉢摩大國王今請定光如來、至真、等正覺，衣食供養，故平治道路，懸繒幡蓋耳。』

然梵志祕記亦有此語：

『如來出世，甚難得遇，時時乃出，實不可見，猶如優曇鉢華，時時乃出。』

此亦如是，如來出現於世，甚不可值。又梵志書亦有語：

『有二人出世甚難得值。云何二人？如來及轉輪聖王。此二人出現甚難得值。』

爾時，彼復作是念：

『我今可急速報佛恩，今且以此五百兩金奉上定光如來。』

復作是念：

『書記所載，如來不受金銀珍寶；我可持此五百兩金，用買華香，散如來上。』

是時，梵志即入城內求買華香。爾時，城中行人報曰：

『梵志不知耶？國王有教令，其有香華賣者當重罰之。』

時，彼超術梵志便作是念：

『是我薄祐，求華不獲，將知如何？』

便還出城，在門外立。

爾時，有婆羅門女名曰善味，持水瓶行取水，手執五枚華。梵志見已，語彼女人曰：

『大妹！我今須華，願妹見賣與我。』

梵志女曰：

『我何時是汝妹？為識我父母不？』

時，超術梵志復生此念：

『此女人性行寬博，意在戲笑。』

即復語言：

『賢女！我當與價，是非見惠此華。』

梵志女曰：

『豈不聞大王有嚴教，不得賣華乎？』

梵志曰：

『賢女！此事無苦，王不奈汝何！我今急須此五枚華，我得此華，汝得貴價。』

梵志女曰：

『汝急須華，欲作何等？』

梵志報曰：

『我今見有良地，欲種此華。』

梵志女曰：

『此華以離其根，終不可生。云何方言我欲種之？』

梵志報曰：

『如我今日所見良田，種死灰尚生，何況此華？』

梵志女曰：

『何者是良田，種死灰乃生乎？』

梵志報曰：

『賢女！有定光佛、如來、至真、等正覺，出現於世。』

梵志女曰：

『定光如來為何等類？』

梵志即報彼女曰：

『定光如來者，有如是之德，有如是之戒，成諸功德。』

梵志女曰：

『設有功德者，欲求何等福？』

梵志報曰：

『願我後生當如定光如來、至真、等正覺，禁戒、功德亦當如是。』

梵志女曰：

『設汝許我世世作夫婦，我便與汝華。』

梵志曰：

『我今所行，意不著欲。』

梵志女曰:

『如我今身不求為汝作妻,使我將來世與汝作妻。』

超術梵志曰:

『菩薩所行,無有愛惜,設與我作妻者,必壞我心。』

梵志女曰:

『我終不壞汝施意,正使持我身施與人者,終不壞施心。』

是時,便持五百金錢,用買五枚華,與彼女人,共作誓願,各自別去。

是時,定光如來、至真、等正覺時到著衣持鉢,與比丘僧前後圍繞,入鉢摩大國。

時,超術梵志遙見定光如來顏貌端政,見莫不歡,諸根寂靜,行不錯亂,有三十二相、八十種好。猶如澄水無有穢濁,光明徹照,無

所罣礙。亦如寶山，出諸山上。見已，便發歡喜心，於如來所持此五莖華，至定光如來所。到已，在一面住。

時，超術梵志白定光佛言：

『願見採受，設世尊今不授決者，便當於此處斷其命根，不願此生。』

爾時，世尊告曰：

『梵志！不可以此五莖華授無上等正覺。』

梵志白言：

『願世尊與我說菩薩所行法！』

定光佛告曰：

『菩薩所行，無所愛惜。』

爾時，梵志便說偈言：

『不敢以父母，　持施與外人；　諸佛真人長，　亦復不敢施。
　日月周行世，　此二不可施；　餘者盡可施，　意決無有難。』

爾時，定光佛復以此偈報梵志曰：

『如汝所說施，　亦不如來言；　當忍億劫苦，　施頭身耳目。
　妻子國財寶，　車馬僕從人；　設能堪與者，　今當授汝決。』

爾時，摩納復說此偈：

『大山熾如火，　億劫堪頂戴；　不能壞道意，　唯願時授決。』

爾時，定光如來默然不語。時，彼梵志手執五莖華，右膝著地，散定光如來，並作是說：

『持是福祐，使將來世當如定光如來、至真、等正覺，而無有異！』

即自散髮在于淤泥。『若如來授我決者，便當以足蹈我髮上過。』

比丘當知：爾時，定光如來觀察梵志心中所念，便告梵志曰：

『汝將來世當作釋迦文佛、如來、至真、等正覺。』

時，超術梵志有同學，名曇摩留支，在如來邊，見定光佛授超術梵志決，又足蹈髮上。見已，便作是說：

『此禿頭沙門何忍，乃舉足蹈此清淨梵志髮上？此非人行！』」

佛告諸比丘：

「爾時耶若達梵志者，豈異人乎？莫作是觀。所以然者，爾時耶若達者，今白淨王是。

爾時八萬四千梵志上坐者，今提婆達兜身是也。

時超術梵志者，即我身是也。

是時梵志女賣華者，今瞿夷是也。

爾時祠主者，今執杖梵志是也。

爾時曇摩留支，口所造行，吐不善響，今曇摩留支是也。

然復曇摩留支無數劫中恒作畜生，最後受身在大海作魚，身長七百由旬，從彼命終，來生此間，與善知識從事，恒親近在善知識，習諸善法，根門通利。以此因緣故，我言：

『久來此間。』

曇摩留支亦復自陳：

『如是，世尊！久來此間。』

是故，諸比丘！常當修習身、口、意行。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T02, no. 125《增壹阿含經．善知識品 20．三》卷 11, p. 597, a22-p. 599, c4)

百劫修相好中精進超九劫，遇弗沙佛，《大智度論．序品 1》：

問曰：菩薩幾時能種三十二相？

答曰：極遲百劫，極疾九十一劫。釋迦牟尼菩薩九十一大劫行辦三十二相。

如經中言：

「過去久遠，有佛名弗沙。時有二菩薩：一名釋迦牟尼，一名彌勒。

弗沙佛欲觀釋迦牟尼菩薩心純淑未？即觀見之，知其心未純淑，而諸弟子心皆純淑。

又彌勒菩薩心已純淑，而弟子未純淑。

是時，弗沙佛如是思惟：

『一人之心易可速化，眾人之心難可疾治。』

如是思惟竟，弗沙佛欲使釋迦牟尼菩薩疾得成佛，上雪山上，於寶窟中入火定。

是時，釋迦牟尼菩薩作外道仙人，上山採藥，見弗沙佛坐寶窟中，入火定，放光明。見已，心歡喜信敬，翹一腳立；叉手向佛，一心而觀，目未曾眴，七日七夜，以一偈讚佛：

『天上天下無如佛，　十方世界亦無比，
　世界所有我盡見，　一切無有如佛者！』

七日七夜諦觀世尊，目未曾眴，超越九劫，於九十一劫中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問曰：若釋迦牟尼菩薩聰明多識，能作種種好偈，何以故七日七夜一偈讚佛？

答曰：釋迦牟尼菩薩貴其心思，不貴多言。若更以餘偈讚佛，心或散亂，是故七日七夜以一偈讚佛。

問曰：釋迦牟尼菩薩何以心未純淑而弟子純淑？彌勒菩薩自心純淑而弟子未純淑？

答曰：釋迦牟尼菩薩饒益眾生心多，自為身少故；彌勒菩薩多為己身，少為眾生故。

從鞞婆尸佛至迦葉佛，於其中間九十一大劫，種三十二相業因緣集竟，

T25, no. 1509《大智度論．序品 1》卷 4, p. 87, b24-c25

圓滿六度

《大智度論》卷 4〈序品 1〉:

六波羅蜜滿。何等六？檀波羅蜜、尸羅波羅蜜、羼提波羅蜜、毘梨耶波羅蜜、禪波羅蜜、般若波羅蜜。

問曰：檀波羅蜜云何滿？

答曰：

一切能施，無所遮礙，乃至以身施時，心無所惜。

譬如尸毘王以身施鴿。釋迦牟尼佛本身作王，名尸毘。是王得歸命救護陀羅尼，大精進，有慈悲心，視一切眾生如母愛子。時世無佛，釋提桓因命盡欲墮。自念言：

「何處有佛一切智人？」

處處問難，不能斷疑，知盡非佛，即還天上，愁憂而坐。巧變化師毘首羯磨天問曰：

「天主何以愁憂？」

答曰：

「我求一切智人不可得，以是故愁憂。」

毘首羯磨言：

「有大菩薩，布施、持戒、禪定、智慧具足，不久當作佛。」

帝釋以偈答曰：

「菩薩發大心，　魚子、菴樹華，　三事因時多，　成果時甚少！」

毘首羯磨答曰：

「是優尸那種尸毘王，持戒、精進，大慈、大悲，禪定、智慧，不久作佛。」

釋提桓因語毘首羯磨：

「當往試之，知有菩薩相不？汝作鴿，我作鷹，汝便佯怖入王腋下，我當逐汝。」

毘首羯磨言：

「此大菩薩，云何以此事惱？」

釋提桓因說偈言：

「我亦非惡心，　如真金應試；　以此試菩薩，　知其心定不。」

說此偈竟，毘首羯磨即自變身作一赤眼赤足鴿；釋提桓因自變身作一鷹，急飛逐鴿。鴿直來入王掖底，舉身戰怖，動眼促聲。是時眾多人，相與而語曰：

「是王大慈仁，　一切宜保信，　如是鴿小鳥，　歸之如入舍；菩薩相如是，　作佛必不久。」

是時鷹在近樹上，語尸毘王：

「還與我鴿，此我所受！」

王時語鷹：

「我前受此，非是汝受；我初發意時受此，一切眾生皆欲度之。」

鷹言：

「王欲度一切眾生，我非一切耶？何以獨不見愍而奪我今日食？」

王答言：

「汝須何食？我作誓願：『其有眾生來歸我者，必救護之。』汝須何食，亦當相給。」

鷹言：

「我須新殺熱肉。」

王念言：

「如此難得，自非殺生無由得也！我當云何殺一與一！」

思惟心定，即自說偈：

「是我此身肉，　恒屬老病死，　不久當臭爛，　彼須我當與。」

如是思惟已，呼人持刀，自割股肉與鷹。鷹語王言：

「王雖以熱肉與我，當用道理，令肉輕重得與鴿等，勿見欺也！」

王言：

「持稱來！」

以肉對鴿，鴿身轉重，王肉轉輕。王令人割二股，亦輕不足；次割兩蹲、兩臆、兩乳、項脊，舉身肉盡，鴿身猶重，王肉故輕。是時近臣、內戚安施帳幔，却諸看人：

「王今如此，無可觀也！」

尸毘王言：

「勿遮諸人，聽令入看！」

而說偈言：

「天人阿修羅，　一切來觀我！　大心無上志，　以求成佛道。

　若有求佛道，　當忍此大苦；　不能堅固心，　則當息其意。」

是時，菩薩以血塗手，攀稱欲上，定心以身盡以對鴿。鷹言：

「大王！此事難辦，何用如此？以鴿還我！」

王言：

「鴿來歸我，終不與汝。我喪身無量，於物無益，今欲以身求易佛道。」

以手攀稱，爾時，菩薩肉盡筋斷，不能自制，欲上而墮，自責心言：

「汝當自堅，勿得迷悶！一切眾生墮憂苦大海，汝一人立誓欲度一切，何以怠悶！此苦甚少，地獄苦多，以此相比，於十六分猶不及一！我今有智慧、精進、持戒、禪定，猶患此苦，何況地獄中人無智慧者！」

是時菩薩一心欲上，復更攀稱，語人：

「扶我！」

是時菩薩心定無悔。諸天、龍王、阿修羅、鬼神、人民皆大讚言：

「為一小鳥乃爾，是事希有！」

即時大地為六種振動，大海波揚，枯樹生華，天降香雨及散名華，天女歌讚：

「必得成佛！」

是時念我四方神仙皆來讚言：

「是真菩薩，必早成佛。」

鷹語鴿言：

「終試如此，不惜身命，是真菩薩！」

即說偈言：

「慈悲地中生，　一切智樹牙，　我曹當供養，　不應施憂惱！」

毘首羯磨語釋提桓因言：

「天主！汝有神力，可令此王身得平復。」

釋提桓因言：

「不須我也。此王自作誓願，大心歡喜，不惜身命感發一切，令求佛道。」

帝釋語人王言：

「汝割肉辛苦，心不惱沒耶？」

王言：

「我心歡喜，不惱不沒。」

帝釋言：

「誰當信汝心不沒者？」

是時菩薩作實誓願：

「我割肉血流，不瞋不惱，一心不悶以求佛道者，我身當即平復如故。」

即出語時，身復如本。人天見之，皆大悲喜，歎未曾有：

「此大菩薩必當作佛，我曹應當盡心供養。願令早成佛道，當念我等！」

是時釋提桓因、毘首羯磨各還天上。

如是等種種相，是檀波羅蜜滿。

問曰：尸羅波羅蜜云何滿？

答曰：

不惜身命，護持淨戒，如須陀須摩王，以劫磨沙波陀大王故，乃至捨命不犯禁戒。

昔有須陀須摩王，是王精進持戒，常依實語。晨朝乘車，將諸婇女入園遊戲。出城門時，有一婆羅門來乞，語王言：

「王是大福德人，我身貧窮，當見愍念，賜匄少多！」

王言：

「諾！敬如來告，當相布施，須我出還。」

作此語已，入園澡浴嬉戲。時有兩翅王，名曰鹿足，空中飛來，於婇女中捉王將去，譬如金翅鳥海中取龍。諸女啼哭，號慟一園；驚城內外，搔擾悲惶。鹿足負王，騰躍虛空，至所住止，置九十九諸王中。

須陀須摩王涕零如雨，鹿足王語言：

「大剎利王！汝何以啼如小兒？人生有死，合會有離。」

須陀須摩王答言：

「我不畏死，甚畏失信。我從生已來，初不妄語。今日晨朝出門時，有一婆羅門來從我乞，我時許言：

『還當布施。』

不慮無常，辜負彼心，自招欺罪，是故啼耳！」

鹿足王言：

「汝意欲爾，畏此妄語，聽汝還去七日，布施婆羅門訖便來還。若過七日不還，我有兩翅力，取汝不難。」

須陀須摩王得還本國，恣意布施，立太子為王，大會人民，懺謝之言：

「我智不周物，治不如法，當見忠恕！如我今日，身非己有，正爾還去。」

舉國人民及諸親戚叩頭留之：

「願王留意，慈蔭此國，勿以鹿足鬼王為慮也！當設鐵舍、奇兵，鹿足雖神，不畏之也！」

王言：

「不得爾也！」

而說偈言：

「實語第一戒，　實語昇天梯，　實語小而大，　妄語入地獄。
我今守實語，　寧棄身壽命，　心無有悔恨。」

如是思惟已，王即發去，到鹿足王所。鹿足遙見，歡喜而言：

「汝是實語人，不失信要。一切人皆惜身命，汝從死得脫，還來赴信，汝是大人！」

爾時，須陀須摩王讚實語：

「實語是為人，非實語非人。」

如是種種讚實語，呵妄語。鹿足聞之，信心清淨，語須陀須摩王言：

「汝好說此，今相放捨；汝既得脫，九十九王亦布施汝，隨意各還本國。」

如是語已，百王各得還去。

如是等種種本生中相，是為尸羅波羅蜜滿。

問曰：羼提波羅蜜云何滿？

答曰：若人來罵，撾捶割剝，支解奪命，心不起瞋。

如羼提比丘為迦梨王截其手、足、耳、鼻，心堅不動。

問曰：毘梨耶波羅蜜云何滿？

答曰：若有大心、勤力如大施菩薩，為一切故，以此一身，誓抒大海，令其乾盡，定心不懈。

亦如讚弗沙佛，七日七夜翹一腳，目不眴。

問曰：禪波羅蜜云何滿？

答曰：如一切外道禪定中得自在。

又如尚闍梨仙人，坐禪時無出入息，鳥於螺髻中生子，不動不搖，乃至鳥子飛去。

問曰：般若波羅蜜云何滿？

答曰：菩薩大心思惟分別，如劬嬪陀婆羅門大臣，分閻浮提大地作七分。若干大城、小城、聚落村民，盡作七分。般若波羅蜜如是。

（註：有一次，國家三年饑荒，大臣統籌全國有多少糧食，全國有多少人，三年的糧食如何分配。）

是菩薩六波羅蜜滿，」

T25, no. 1509《大智度論》, p. 87, c25-p. 89, b25

補充：

布施

《大智度論．序品 1》卷 12：

如須提拏太子(秦言：好愛)

以其二子布施婆羅門，次以妻施，其心不轉。

(須帝蠰拏菩薩，下善勝白象，施與怨家。入在深山，以所愛二子，施十二醜婆羅門。復以妻及眼，施化婆羅門。爾時地為大動，天為雷震，空中雨花。)

又如薩婆達王(秦言：一切施)

為敵國所滅，身竄窮林。見有遠國婆羅門來，欲從己乞。自以國破家亡，一身藏竄，愍其辛苦，故從遠來而無所得，語婆羅門言：

「我是薩婆達王，新王募人，求我甚重。」

即時自縛以身施之，送與新王，大得財物。

亦如月光太子，

出行遊觀。癩人見之要車，白言：

「我身重病，辛苦懊惱，太子嬉遊，獨自歡耶？大慈愍念，願見救療！」

太子聞之，以問諸醫。醫言：

「當須從生長大無瞋之人血髓，塗而飲之，如是可愈。」

太子念言：

「設有此人，貪生惜壽，何可得耶？自除我身，無可得處。」

即命旃陀羅，令除身肉，破骨出髓以塗病人，以血飲之。

如是等種種，身及妻子，施而無悋，如棄草木。觀所施物，知從緣有，推求其實，都無所得，一切清淨，如涅槃相，乃至得無生法忍，是為結業生身行檀波羅蜜滿。

T25, no. 1509《大智度論》, p. 146, b4-22)

《大智度論》卷 11〈序品 1〉：「

是中應說菩薩本生經，如說《阿婆陀那經》中：

昔閻浮提中有王，名婆薩婆。

爾時有婆羅門菩薩，名韋羅摩，是國王師，教王作轉輪聖王法。

韋羅摩財富無量，珍寶具足，作是思惟：

「人謂我為貴人，財富無量，饒益眾生，今正是時，應當大施。富貴雖樂，一切無常，五家所共，令人心散，輕泆不定，譬如獼猴不能暫住；人命逝速，疾於電滅，人身無常，眾苦之藪。以是之故，應行布施。」

如是思惟已，自作手疏，普告閻浮提諸婆羅門及一切出家人：

「願各屈德，來集我舍，欲設大施。」

滿十二歲，飯汁行船，以酪為池，米麵為山，蘇油為渠，衣服、

飲食、臥具、湯藥，皆令極妙。

過十二歲，欲以布施

八萬四千**白象**，犀甲金飾，珞以名寶，建大金幢，四寶莊嚴；

八萬四千**馬**，亦以犀甲金飾，四寶交絡；

八萬四千**車**，皆以金、銀、琉璃、頗梨、寶飾，覆以師子、虎豹之皮，若白劍婆羅寶轖雜飾，以為莊嚴；

八萬四千**四寶床**，雜色綩綖種種茵蓐，柔軟細滑，以為挍飾；丹枕錦被，置床兩頭，妙衣盛服，皆亦備有；

八萬四千**金鉢**盛滿銀粟，銀鉢盛金粟，琉璃鉢盛頗梨粟，頗梨鉢盛琉璃粟；

八萬四千**乳牛**，牛出乳一斛，金飾其跡角，衣以白疊；

八萬四千**美女**，端正福德，皆以白珠名寶瓔珞其身。略舉其要，如是種種，不可勝記。

爾時，婆羅婆王及八萬四千諸小國王，并諸臣民豪傑長者，各以十萬舊金錢，贈遺勸助，設此法祠。具足施已，釋提婆那民來語韋羅摩菩薩，說此偈言：

「天地難得物， 能喜悅一切； 汝今皆以得， 為佛道布施！」

爾時，淨居諸天現身而讚，說此偈言：

「開門大布施， 汝所為者是； 憐愍眾生故， 為之求佛道！」

是時，諸天作是思惟：

「我當閉其金瓶，令水不下。所以者何？有施者，無福田故。」

是時，魔王語淨居天：

「此諸婆羅門皆出家持戒，清淨入道，何以故乃言無有福田？」

淨居天言：

「是菩薩為佛道故布施，今此諸人皆是邪見，是故我言無有福田。」

魔王語天言：

「云何知是人為佛道故布施？」

是時，淨居天化作婆羅門身，持金瓶，執金杖，至韋羅摩菩薩所，語言：

「汝大布施，難捨能捨，欲求何等？欲作轉輪聖王，七寶、千子、王四天下耶？」

菩薩答言：

「不求此事！」

「汝求釋提婆那民，為八千那由他天女主耶？」

答言：

「不！」

「汝求六欲天主耶？」

答言：

「不！」

「汝求梵天王，主三千大千世界，為眾生祖父耶？」

答言：

「不！」

「汝欲何所求？」

是時，菩薩說此偈言：

「我求無欲處， 離生老病死， 欲度諸眾生， 求如是佛道！」

化婆羅門言：

「布施主！佛道難得，當大辛苦；汝心軟串樂，必不能求成辦此道。

如我先語轉輪聖王、釋提婆那民、六欲天王、梵天王，是易可得，不如求此！」

菩薩答言：

「汝聽我一心誓：

『假令熱鐵輪，在我頭上轉，一心求佛道，終不懷悔恨！

若使三惡道，人中無量苦，一心求佛道，終不為此轉！』」

化婆羅門言：

「布施主！善哉！善哉！求佛如是。」

便讚偈言：

「汝精進力大，慈愍於一切，智慧無罣礙，成佛在不久！」

是時，天雨眾華，供養菩薩。諸淨居天閉瓶水者，即隱不現。

菩薩是時至婆羅門上座前，以金瓶行水，水閉不下。眾人疑怪：

「此種種大施，一切具足，布施主人功德亦大，今何以故瓶水不下？」

菩薩自念：

「此非他事，將無我心不清淨耶？得無施物不具足乎？何以致此？」

自觀祠經十六種書，清淨無瑕。是時，諸天語菩薩言：

「汝莫疑悔！汝無不辦！是諸婆羅門惡邪不淨故也。」

即說偈言：

「是人邪見網， 煩惱破正智， 離諸清淨戒， 唐苦墮異道！」

以是故，水閉不下。如是語已，忽然不現。爾時，六欲天放種種光明，照諸眾會，語菩薩而說偈言：

「邪惡海中行， 不順汝正道； 諸受施人中， 無有如汝者！」

說是語已，忽然不現。是時，菩薩聞說此偈，自念：

「會中實自無有與我等者，水閉不下，其將為此乎？」

即說偈言：

「若有十方天地中，諸有好人清淨者，我今歸命稽首禮！
右手執瓶灌左手，而自立願我一人，應受如是大布施！」

是時，瓶水踊在虛空，從上來下而灌其左手。是時，婆薩婆王見

是感應，心生恭敬而說偈言：

「大婆羅門主，清琉璃色水，從上流注下，來墮汝手中！」

是時，大婆羅門眾恭敬心生，合手作禮，歸命菩薩。菩薩是時說此偈言：

「今我所布施，不求三界福；為諸眾生故，以用求佛道！」

說此偈已，一切大地、山川、樹木，皆六返震動。韋羅摩本謂此眾應受供養故與，既知此眾無堪受者，今以憐愍故，以所受物施之。

如是種種檀本生因緣，是中應廣說。是為外布施。

云何名內布施？不惜身命，施諸眾生。

如本生因緣說：

釋迦文佛本為菩薩，為大國王時，世無佛、無法、無比丘僧，是王四出求索佛法，了不能得。時有一婆羅門言：

「我知佛偈，供養我者，當以與汝。」

王即問言：

「索何等供養？」

答言：

「汝能就汝身上，破肉為燈炷供養我者，當以與汝。」

王心念言：

「今我此身危脆不淨，世世受苦，不可復數，未曾為法，今始得用，甚不惜也！」

如是念已，喚旃陀羅，遍割身上以作燈炷，而以白疊纏肉，酥油灌之，一時遍燒，舉身火燃，乃與一偈。

又復，

釋迦文佛本作一鴿，在雪山中。

時大雨雪，有一人失道，窮厄辛苦，飢寒并至，命在須臾。鴿

見此人，即飛求火，為其聚薪然之；又復以身投火，施此飢人。

如是等頭、目、髓、腦給施眾生，種種本生因緣經，此中應廣說。

如是等種種，是名內布施。

如是內、外布施無量，是名檀相。

T25, no. 1509《大智度論》, p. 142, b15-p. 143, c16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卷 14：

佛言：

「復次大王！我為求無上菩提故，而行慧施，作諸福業。

大王諦聽！乃往古昔，於尾施縛城有王名曰尾施婆蜜多，正紹王位，以法化世，其國人民豐樂安隱，無諸詐偽賊盜疾疫，牛羊稻蔗在處充滿。其王正信，能利自他，愛念國人，慈心相向。後於異時，共

妃遊戲，歡娛未久，遂即有娠。十月滿已，誕生一子，形貌端嚴，眾相具足，人所喜見。作生日會，為立名號，共相議曰：

『此是尾施縛蜜多王子，應與名曰尾施縛多羅。』

授八乳母，廣如餘說。如蓮在水，速時長大，即令入學，曆數算計，工巧伎藝，王法之事，及以調馬，種種相法等，悉皆成就，廣如餘說。爾時王子性懷賢善，真實淨心，自利利他，心常慈愍，愛念世人，能行一切無餘之施。既聞常施，心無間斷，不問遠近，貧乏之人皆來求乞，索者施與皆令心足。然而菩薩復於後時，欲出觀望遊戲園林，七寶瓔珞莊嚴其體。又身被鹿皮，乘騎輦輿，擊大鼓樂，速趁而行，欲入苑中。時有一婆羅門讚王子曰：

『剎利童子，大勝威力。』

即說頌曰：

『無量人眾集，仁有大名聞；此輦應行施，施與堪施人。』

爾時王子心生歡喜，速疾而下，以此寶輦施彼婆羅門，而說頌曰：

『我本捨此輦，　歡喜而能施；　願我捨三界，　速證妙菩提。』

復於異時，王子出城遊行園苑，以寶莊嚴白象，如白蓮華；亦如雪山象，有種上相；亦如帝釋之象，以自相好而嚴其質，功德顯現。其象日日增長，於諸象中，而為最勝；太子共諸親友眷屬圍遶，亦如眾星而圓明月。三春屆節，百卉敷榮，茂林清池，花鳥交映，孔雀、鸚鵡、鵝雁、鴛鴦，雜類哀鳴，群飛合響。太子于時有邊境國王，知王子遊時，與諸[綵>婇]女於芳園所，隨處周旋，歡喜嬉戲，樂行布施；令婆羅門速來乞象。其婆羅門至王子所，作美妙言詞，說伽他曰：

『天人聞好施，　美妙遍諸方；　施我所乘象，　今正是其時。』

「爾時王子聞斯語已，心即歡喜，速從象下，而為奉施。復以伽他而發願曰：

『願我捨此象，　喜施婆羅門；　如是捨三界，　速證妙菩提。』

爾時群臣來奏王曰：

『外境怨國遣婆羅門來乞王子所乘最勝之象，今已施彼。』

大王聞已極生瞋恚，即喚王子，種種呵責，令其出國。其王子聞父責已，作是思惟，即說伽他曰：

『我修菩薩行，　慈攝苦眾生；　已著堅固甲，　捨斯最勝象。
家中一切物，　隨力皆行施；　要心練行林，　決定當須作。
捨家修苦行，　當詣練行林；　不作如斯語，　豈有施於人。』

菩薩作是語已，即到妃邊，告言：

『賢首！所有財物，皆須布施。可入山林，修其苦行。』

具如前說。其婦聞已，恐於太子有別離憂，合掌白言：

『賢子！我身男女願亦相隨山林中住為修道，我亦不忍一念之中而能相離。』

以妙伽他答太子曰：

『如雪無有月，　大地無苗稼；　如林涸無水，　妻無夫亦然。』

菩薩告曰：

『我等必有相離，一切世間必有離別。況汝女性，報身柔軟，食飲臥具，皆須細美。在苦林中，唯敷草地，每飡根果，以達彼草披掩其身。』

妻曰：

『賢子！雖聞此苦，心亦不退。』

菩薩答曰：

『此之誓願，常念莫忘。』

爾時王子即詣父王，頂禮合掌，以伽他白言：

『願父懺摩我過失，施象與彼婆羅門；

緣此責我往山林，當願庫藏常增長。』

爾時大王聞此語已，聲嘶哽咽，不忍離苦，抱王子頸，愛言告曰：

『願子迴住，更勿廣施。』

菩薩以伽他答曰：

『我若復迴住，　大地及諸山，　身及妻奴施，　此心終不改。』

爾時王子說此語已，跪辭父王，共諸妻子眷屬前後圍遶。城中之人皆大煩惱，咸送太子出城。百千眷屬，皆乘輦輿隨逐太子，送出城外，詣苦行林。時有一人，聞城中人眾一時大哭，怪而問曰：

『是何啼哭之聲？』

眾人告曰：

『汝可不知，此城王子蘇達那被流出境。然而王子立性，愛樂布施。大王治責，今欲入山林中。緣此城內人民啼泣。』

爾時太子依法言別，以頌告諸人曰：

『一切恩愛久共處，時至命盡會別離；
路宿樹下且隨飛，妻子眷屬皆如是。
汝等當知法如是，　世間皆有別離憂；

當復專趣所作事，　　安住不動喻須彌。』

爾時王子漸行去城三十餘里，有一婆羅門來告王子：

『剎帝利！我故從城出已，行三十餘里。』

復以伽他告王子曰：

『我聞好施名故來，　　於此道路極疲勞；

欲令成就施本願，　　願汝速證妙菩提。』

爾時王子妃聞斯語已，出不忍言，以頌答曰：

『汝婆羅門極惡人，　　被出山林由不放；

可無少慈於我等，　　王子失位並由斯。』

爾時菩薩告妃言：

『賢首！汝莫於婆羅門作麁惡言。』

頌曰：

『若無此等求財者，　　何處更有證菩提？

於六波羅施最勝，　　從斯行六證菩提。』

爾時菩薩心生歡喜，即以車輅施婆羅門，而說頌曰：

『破我慳恚流，　施輅婆羅門；　猶如大仙轉，　得成無漏法。』

爾時王子施車輅已，心生歡喜，携抱男女，漸進而行，遠至苦行林中。既到林已，身心歡喜而修苦行。後於異時，夫人於山谷中採覓花果去後。爾時天帝釋，觀見菩薩在苦行林中，為欲試菩薩故，化作一婆羅門，於王子所讚言：

『大勝剎帝利童子，願聽我言。』

即以伽他而說讚曰：

『端嚴族姓子，　獨在山林中；　汝愛之男女，　速持施我來。』

是時婆羅門說此語已，爾時王子愛念子故，一念思惟而住。其婆羅門又復告曰：

『剎帝利！我聞汝名，能施一切，求者皆與。願以二子施與我來。

何假思惟？』

而說頌曰：

『地上及虛空，　皆聞好行施；　汝今應速捨，　滿我所求心。』

爾時菩薩答曰：

『縱捨自身，由故不悋，況捨男女。我今思惟，別有私念。』

即持兒女施與婆羅門，而說頌曰：

『我今捨此子，　快樂住山林；　不共母籌議，　怨恨生憂苦。
莫令人有語，　童子堅固心；　捨子不捨身，　恐人生謗議。』

婆羅門曰：

『剎帝利童子！此亦不然，汝生於王族，大地普聞，哀愍眾生，常行慈施。尚以香象，施沙門婆羅門，於諸貧乏下賤之人，常能攝受，求者滿足，不令空過。我既遠來，勿令無益。速調心馬，幸無退轉興別異心，使我所求，不令空度。』

爾時菩薩聞婆羅門語已，而復思惟，為愛子故迷亂其心，而說頌曰：

『我今持愛子，　施與婆羅門；　彼生於苦惱，　皆由愛別離。
　我今若不與，　苦行無由成，　寧遭此別離，　必令求滿足。』

爾時菩薩專於一心決定當捨，即說頌曰：

『人中大苦海，　有情皆被溺；　能渡甚為難，　誓作於舟筏。』

菩薩說已，顏容怡悅，以右手携兒、左手持女，施與婆羅門。是時男女，舉目盈流，悲啼哽咽。菩薩施已，復發誓言：

『願我施男女，　直趣菩提路；　誓救諸眾生，　速超生死海。』

爾時菩薩施此兒女作是言已，于時大地六種震動。為地動故，於山林中所有修寂之人，皆生驚愕，互相謂言：『今此地動，有何因緣？』時有仙人，是婆悉吒種族，善能占相，告諸仙曰：

『林中小兒食果水，　見令眾人心喜悅；
　在苦海中求出離，　菩薩捨子大地動。』

爾時二子知父施與婆羅門已，悲咽泣淚，禮父雙足，合掌白言：

『我等不見母，　今將施與彼；　願暫別慈母，　隨父施他將。』

爾時菩薩為愛念故，流淚滿目，抱兒女頸，以頌告言：

『我心於汝甚憐愛，　不是無慈堅固心；
當為利益於人天，　捨施汝等善喜見。
我為無上菩提故，　求證涅槃安樂處；
為拔苦海諸有情，　願救當離輪迴苦。』

是時二子知父決定施已，作悲噎聲，合掌白言：

『父今決定捨施與他。阿孃來至，唯願白言：
「於父母處，並乞懺摩。我等幼小，愚癡無識。多有愆犯，或時出語不順恭敬，斯多過失，願見容恕。」』

語已禮足，右遶三匝，逐彼漸行，思父所言，頻見迴顧。

爾時菩薩思戀兒子，出言慈愛，迴入草室，即發無上菩提大願。又

子出時，三千大千世界六種震動，空中諸天皆發大聲說伽他曰：

『大士要心施，　決成無上事；　施男并捨女，　堅心無退屈。』

爾時諸天說是語已，其母持根果欲歸，又見地動，更加怱速。時有一天變作母師子，守捉要路不令得過，恐障菩薩利益之事，為一切有情而行布施。妃告母師子曰：

『汝是獸王妻，　何因守捉路？　我若貞於夫，　願汝速開道。

汝是獸王妻，　我是人王婦；　依法為姊妹，　汝急開其道。』

「是時師子復本天形，即避其道。妃見惡相，一念思惟：『如天鬼神及林中聲，我之居處必有災怪不祥之事。』即說頌曰：

「『我今眼目瞤，　怪烏作怪聲；

必有別離苦，　子今存與亡。

復見大地動，　身心更不安；

定當失二子，　憂心若火然。』

「既作如是種種惡相，欲至住處，遍觀瞻視，不見二子，心即迷亂處處尋求。又便作是念：『應於餘處共諸虫鳥而作喜樂，或應室內眠臥。』先詣室中，唯見太子，合掌白菩薩曰：『某童子等，身今何在？』菩薩告曰：『有一婆羅門來從我乞。然而童子，與彼人將，幸願隨喜。』是時慈母聞已，如獸被毒箭，迷悶躃地；如魚離水，宛轉生苦；亦如牛等失子悲啼，哀聲不絕，而說頌曰：

『我子面如花，　手軟逾蓮葉；　未曾經苦事，　愛子今何去？
當共獸兒遊，　性直如麞鹿；　我子今何在？　誰將汝驅役？
哽咽從他行，　悲啼身受苦；　去時不見汝，　誰知生別離？
於此山林內，　每飡花果根；　忍飢寒事他，　今遭斯苦厄。
捨父母親戀，　眷屬亦違離；　皆由彼惡人，　令子受辛苦。
汝生剎帝利，　今時奉事誰？　晝夜被驅馳，　眾苦恒纏迫。
由於過去罪惡業，　曾令有情愛別離；

我若常行真實言，　　一切眾生起平等。
以此真實誓言故，　　世世常無生別離；
唯願二子脫卑身，　　速證涅槃安樂果。』

爾時慈母見子所種樹木，更懷愁惱，抱樹啼泣，復為言曰：

『斯等叢林及花藥，　　皆是我子身營理；
叢林花藥獨敷榮，　　唯我與爾咸枯悴。』

復次漸行，見諸獸子，亦以悲啼敘而言曰：

『汝常與子遊，　喜樂情無間；　子今何處去？　苦惱而求覓。』

太子夫人於子去處，四顧觀望，山崖嶮峻，路絕人行，母更悲啼，以伽他告曰：

『鞭杖以驅將，　路嶮山崖峻；　逼迫令進前，　婆羅門少慈。
哽噎咽喉破，　　叫呼胸吐血；
猶如獸驚走，　　足軟若為行？』

「爾時菩薩見彼愁苦悲啼不絕，即為方便種種勸喻，說伽他曰：

「『我無瞋恚心，　　便將二子施；
利益有情故，　　難捨而將捨。
我子及眷屬，　　難捨今已捨；
當招大人果，　　無上妙菩提。
我今誓捨子，　　為求解脫故；
車輅并妻子，　　施與一切人。』

「其妻聞菩薩語已，心住堅固，合掌白菩薩曰：

「『我無障礙意，　　莫生於異心；
若欲將我施，　　隨意勿生疑。
割愛捨親眷，　　至願求菩提；
所求願滿足，　　拔濟救群迷。』

「爾時帝釋天王心生怪異，然而菩薩勤修練行，為欲止息助成立故，

於其夜分將無量諸天前後圍遶，到於菩薩所居之處虛空中住，照曜山林周遍赫奕而皆大明，告菩薩曰：『世人愚癡，狂迷自亂。』爾時天帝釋說此說已，又作是念：『然而菩薩有一妃，供給侍怙，若無斯一，甚為辛苦。我亦方便，必須求取。』作是念已，到菩薩邊，化為婆羅門，白菩薩曰：

「『汝妻眾相具，　　於夫志貞潔；
　手持豪姓妹，　　可賜婆羅門。』

「爾時菩薩妻答曰：

「『無羞多貪人，　　婆羅門下劣；
　習性行非法，　　壞我貞潔心。』

「爾時菩薩，慈心瞻視觀察，其妻即答曰：

「『我不惜其身，　　亦不自求樂；
　若我隨彼去，　　誰能奉事君？』

「菩薩答曰：『我甚惜汝，為求無盡之法，當隨我意，可逐斯人。縱令汝去，我身當死，亦須發誓行施。』說已歡喜，便自思惟：『此是最後捨妻，心無執縛。』即手持妻，施與婆羅門，告曰：

「『專須供給此尊人，　　純直心行身調善；

我愛此妻甚珍重，　　婆羅門願哀納受。』

「爾時王子為求菩提故，當捨妻時地六震動，其妻哽咽，隨逐婆羅門。既失男女，復離賢夫，苦中生苦，愁毒纏懷，說伽他曰：

「『我先作是業，　　無始恒相續；

如牛失犢苦，　　我苦過於是！』

「其王子妻作是語已，爾時天帝釋還復本形，告其妻曰：『我非是人，亦非婆羅門。我是帝釋，能伏阿修羅，為欲成就菩薩大願無上菩提，哀愍有情。』其菩薩妻聞天帝釋語已，踊躍歡喜合掌白言：

「『天帝願我子，　　得離奴婢身；

為作善因緣，　　遣向父王所。』

「說此頌已，時天帝釋至菩薩所，左手持妻，白菩薩曰：

「『此妻迴與汝，　　任意充供侍；

幸勿轉與人，　　受寄將餘用。』

「時彼婆羅門所將二子，帝釋迷惑，令向菩薩父王國中。然婆羅門常避其國，由帝釋故，不覺至彼城中而賣王孫。城內群臣見王孫已，啟白王曰：

「『我等見王孫，　　兒孫及女孫；

隨逐婆羅門，　　於此城中賣。』

「王聞此已心悶迷亂，良久醒已，時王即勅左右臣曰：『卿等速即將見。』臣等依命將至。時有一臣，先抱兒來，直見大王。王見孫子身體瘦弱，垢穢異常，衣裳破壞，迷悶躃地。諸臣扶坐，復告臣曰：

「『在於山林中，　　猶常樂布施；

卿等可速喚，　　我子并新婦。』

「爾時帝釋禮菩薩已，退還本宮。國內一切人民，皆往請菩薩，却歸本國，若王本國建立為王。時彼菩薩具一切施，所有沙門婆羅門、貧窮孤獨、親友之人來乞求者，皆悉施與，修無量福業，說伽他曰：

「『為求菩薩者，　　廣博能施與；

剎利婆羅門，　　毘舍首陀等。

金銀珍寶物，　　及以諸瓔珞；

奴婢并僕從，　　施與持戒人。

所有妻兒等，　　奉施婆羅門；

斯人獲其報，　　今世及後世。』」

爾時佛告大王：「然於彼時名曰尾施縛多羅王，能施一切沙門婆羅門、諸貧窮乞丐、親友眷屬，作種種布施，修無量福業者，大王！莫作異見，即我身是。我於彼時，能行布施，修無量福業，發無上菩提

願。大王！非唯作此布施福力而證菩提；由我正信，善根積集，功德因緣，更修無量福故而證菩提。」(CBETA, T24, no. 1448, p. 64, c26-p. 68, b16)

持戒

《大智度論》卷 4〈序品 1〉：

三阿僧祇劫過名為菩薩。

三阿僧祇中，頭.目.髓.腦布施，心無有悔，是阿羅漢、辟支佛所不能及。

如昔菩薩為大薩陀婆，渡大海水，惡風壞船。語眾賈人：

「捉我頭、髮、手、足，當渡汝等。」

眾人捉已，以刀自殺。大海水法不停死屍，即時疾風吹至岸邊。大慈如是。

T25, no. 1509《大智度論・序品 1》卷 4, p. 91, c14-20

忍辱

《大智度論》卷 14〈序品 1〉：

復次，行者常行慈心，雖有惱亂逼身，必能忍受。

譬如羼提仙人在大林中修忍行慈。

時，迦利王將諸婇女，入林遊戲；飲食既訖，王小睡息。諸婇女輩遊花林間，見此仙人，加敬禮拜，在一面立。

仙人爾時為諸婇女讚說慈忍，其言美妙，聽者無厭，久而不去。

迦利王覺，不見婇女，拔劍追蹤；見在仙人前立，憍妬隆盛，瞋目奮劍而問仙人：

「汝作何物？」

仙人答言：

「我今在此修忍、行慈。」

王言：

「我今試汝，當以利劍截汝耳鼻，斬汝手足，若不瞋者，知汝修忍！」

仙人言：

「任意！」

王即拔劍截其耳鼻，斬其手足，而問之言：

「汝心動不？」

答言：

「我修慈忍，心不動也。」

王言：

「汝一身在此，無有勢力，雖口言不動，誰當信者？」

是時仙人即作誓言：

「若我實修慈忍，血當為乳！」

即時血變為乳。

王大驚喜，將諸婇女而去。

是時林中龍神，為此仙人雷電、霹靂，王被毒害，沒不還宮。以是故言「於惱亂中能行忍辱」。」

(CBETA, T25, no. 1509, p. 166, c2-21)

精進

《大智度論．序品 1》卷 16：

復次，昔野火燒林，林中有一雉，懃身自力，飛入水中，漬其毛羽，來滅大火；火大水少，往來疲乏，不以為苦。

是時，天帝釋來問之言：

「汝作何等？」

答言：

「我救此林，愍眾生故！此林蔭育處廣，清涼快樂，我諸種類，及諸宗親，并諸眾生，皆依仰此。我有身力，云何懈怠而不救之？」

天帝問言：

「汝乃精懃，當至幾時？」

雉言：

「以死為期！」

天帝言：

「汝心雖爾，誰證知者？」

即自立誓：

「我心至誠，信不虛者，火即當滅！」

是時，淨居天知菩薩弘誓，即為滅火。自古及今，唯有此林，[1]常獨蔚茂，不為火燒。」

(CBETA, T25, no. 1509, p. 178, c29-p. 179, a10)

[1]常＝當【宋】【元】【明】【宮】。

┌《六度集經》卷 1：「(九)

昔者菩薩從四姓生，墮地即曰：

『眾生萬禍，吾當濟焉。不覩佛儀，不聞明法，吾當開其耳目，除其盲聾，令之覩聞無上正真，眾聖之王、明範之原也。』

布施誘進靡不服從矣。九親驚曰：

『古世之來未聞幼孩而為斯云，將是天龍鬼神之靈乎！當卜之焉。』

即答親曰：

『吾為上聖之所化，懷普明之自然，非彼眾妖，慎無疑矣。』

言畢即默。親曰：

『兒有乾坤弘潤之志，將非凡夫乎！』

名兒曰普施。年有十歲，佛諸典籍、流俗眾術靡不貫綜，辭親濟眾布施貧乏。親曰：

『吾有最福之上名也，爾可恣意布施眾貧矣。』

對曰：

『不足。』

乞作沙門：

『賜吾法服、應器、策杖，以斯濟眾，即吾生願也。』

親憶兒始生之誓，無辭禦焉，即從其願聽為沙門。

周旋教化經一大國，國有豪姓，亦明眾書，覩普施儀容堂堂光華熾曄，厥性恢怕淨若天金，有上聖之表，將為世雄也。謂普施曰：

『有欲相告，願足聖人，吾有陋女願給箕[幕>箒]之使。』

答曰：

『大善！須吾還也。』

即進路之海邊，附載度海，上岸入山，到無人處，遙覩銀城宮殿明好。時，有毒蛇遶城七匝體大百圍，見普施來仰然舉首。普施念曰：

『斯含毒類必有害心，吾當興無蓋之慈以消彼毒也。夫兇即火也，慈即水矣，以水滅火，何嘗不滅！』

即坐興慈定，

『願令眾生早離八難，心去惡念逢佛.見法，與沙門會，得聞無上正真明道，心開垢滅，如吾所見也。』

興斯慈定，蛇毒即滅垂首而眠。

普施登其首入城，城中有天神，覩普施來，欣豫而曰：

『久服聖德，今來翔茲，成吾本心也。願留一時九十日。』

普施然許。天王即以正事委付近臣，身自供饌，朝夕肅懷，稟受諸佛非常、苦、空、非身之高行，濟眾之明法。

時，日食畢，普施進路，天王以明月真珠一枚送之曰：

『以珠自隨，明四十里。志願發云，眾寶滿足。
若後得佛，願為弟子親侍聖側。』

普施曰可。

即復前行，覩黃金城，嚴飾踰銀，又有毒蛇圍城十四匝，巨軀倍前舉首數丈。普施復思弘慈之定，蛇毒即消垂首而眠。登之入城中，有天人，覩普施歡喜曰：

『久服靈耀，翔茲甚善，願留二時百八十日，吾願盡養，惟留威神。』

即然許之，留為說法無上明行，訖即辭退。天人復以神珠一枚送之，明耀八十里，志之所願，眾寶滿其里數。

『若子得道，願為弟子，神足無上。』

受其神珠，即復進路，覩琉璃城，光耀踰前，又有毒蛇巨軀甚大，遶城二十一匝，仰首瞋目當彼城門，復坐深思普慈之定，誓濟眾生，

毒歇垂首。登之而入城中。有天人喜辭猶前，

『請留三時，願供所志。』

期竟辭退，又送神珠一枚，明耀百六十里，珠之所在，眾寶尋從滿其明內，在志所欲無求不獲。

『子若得無上正真覺道者，吾願為弟子，有最明之智。』

曰：『必獲爾願。』

普施得珠曰：

『斯足以濟眾生之困乏。』

返其舊居。

海諸龍神僉會議曰：

『吾等巨海，唯斯三珠為吾榮華。道士悉得，吾等何榮？寧都亡諸寶，不失斯珠。』

海神化為凡人，當普施前立曰：

『吾聞仁者獲世上寶，可得觀乎？』

即以示之。神搏其首即取其珠。普施惟曰：

『吾歷險阻經跨巨海乃獲斯寶，欲以拯濟眾生困乏，反為斯神所見奪乎？』

曰：

『爾還吾珠，不者吾竭爾海。』

海神答曰：

『爾言何虛？斯之巨海，深廣難測，孰能盡之？天日可殞，巨風可却，海之難竭猶空難毀也。』

普施曰：

『昔吾錠光佛前願得道力，反覆眾海指擢須彌，震動天地又移諸剎。佛從吾志與吾願，吾今得之。今爾鬼魅糸髮之邪力，焉能遏吾正真之勢乎？』

即說：經曰：

『吾自無數劫來，飲母乳湩、啼哭之淚、身死血流，海所不受。恩愛難絕、生死難止，吾尚欲絕恩愛之本、止生死之神。今世抒之不盡，世世抒之。』

即住併兩足，瓢抒海水投鐵圍外。

有天名遍淨，遙聞之，深自惟曰：

『昔吾於錠光佛前，聞斯人獲其志願，必為世尊度吾眾生。』

天即下，助其抒水，十分去八。海神悔怖曰：

『斯何人哉？而有無極之靈乎！斯水盡矣，吾居壞也。』

即出眾寶空其諸藏以與普施。普施不受，曰：

『唯欲得吾珠耳。』

諸神還其珠，普施返其水。

旋其本土，尋路布施，所過之國，國無貧民，處處諸國無不改操五

戒十善以為國政，開獄大赦，潤逮眾生，遂至得佛。」

佛告諸沙門：

「普施者，我身是。

父者，白淨王是。

母者，即吾母舍妙是。

道士女者，今俱夷是。

時，銀城中天者，今現阿難是。

金城中天者，目連是。

琉璃城中天者，舍利弗是。」

菩薩累劫勤行四恩，誓願求佛，拯濟眾生。菩薩慈惠度無極行布施如是。」

T03, no. 152, p. 4, a17-p. 5, a19)

《佛說大意經》卷 1：

宋天竺三藏求那跋陀羅譯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千二百五十比丘俱。

佛告諸比丘：

「昔有國名歡樂無憂，王號曰廣慈哀。國有居士名摩訶檀，妻名栴陀，生一子姿容端正世間少雙，墮地便語，便誓願言：

『我當布施天下，救濟人民。其有孤獨貧窮者，我當給護令得安隱。』

父母因名為大意，見其有異姿不與人同，恐是天龍鬼神，欲行卜問。大意知之便報言：

『我自是人，非天、龍、鬼、神也。但念天下人民窮厄者，欲護視之耳。』

說此意，便止不復語。至年十七，乃報父母言：

『我欲布施，勤苦人令得安隱。』

父母念言：

『子初生時，已有是願。』

便告子言：

『吾財無數，自恣意所施與，不相禁制也。』

大意報言：

『父母財物雖多，猶不足我用，唯當入海採七寶，以給施天下人民耳。』

數言如是，父母即聽使行。

大意便作禮，辭行入海，道經他國。國中有婆羅門財富無量，見大意光顏端正，甚悅樂之，告言：

『我相敬重，今有小女欲以相上，願留止此。』

大意報言：

『我辭家入海欲採七寶，未敢相許，且須來還。』

於是遂進採得七寶，即遣人持寶還其本國，轉復到海際求索異物。忽見一大樹高八十由延、廣亦八十由延，大意便上樹，遙見一銀城，宮闕、殿舍皆是白銀，天女侍側妓樂自然。有一毒蛇繞城三匝，見大意便舉頭視之，大意自念言：

『人為毒所害者，皆由無善意故耳。』

便坐，思須自思惟定意，須臾頃，蛇即低頭睡臥。

大意欲入城，守門者便入白王言：

『外有賢者欲見於王。』

王身自出迎之歡喜而言：

『唯願仁者，留住此一時三月，得展供養。』

答言：

『我欲行採寶，不宜久留。』

王報言：

『我不視國事，唯願留住。』

大意便止留。王即供設衣服、飲食、妓樂、床臥之具，乃歷九十日竟，大意辭王欲去，王便取珍琦七寶欲以送之，大意言：

『我不多用是七寶，聞王有一明月珠，意欲求之。』

王言：

『我不惜是珠，但恐道路艱嶮難，以自隨耳。』

大意言：

『夫福之將，人不畏艱嶮。』

王言：

『此珠有二十里中寶隨之，便以貢於仁者，在意所欲；若後得道，願為弟子得給供養，踰於今日也。』

大意便受珠，歡喜而去。

於是，大意轉前行見一金城。宮闕、殿舍皆是黃金，七寶之樹自然音樂，天女、侍從轉倍於前；亦有毒蛇繞城六匝，見大意便舉頭視之，復坐定意，蛇復低頭而臥。大意欲入城，守門者即入白王，王即出迎與相見，請前語言：

『願留一時三月，展於供養。』

大意便止留，王即待遇，施設飲食、衣服、天女、眾妓以娛樂之。乃歷六十日辭王欲去，王守請使留，其意不樂止，遂辭王而去。王復取珍琦七寶以送之，大意不肯受，告言：

『我不樂眾寶，聞王有一明月珠，願以相惠。』

王言：

『不敢愛之，但恐道遠且嶮難，以自隨耳。』

報言：

『夫福之所，將何有難嶮？』

王即報言：

『此珠有四十里中珍寶追之，便以貢上仁者，願後得道為弟子，神足無比，得展供養過於今日。』

便歡喜受珠而去。

於是，大意轉前行，復見一水精城。宮闕、殿舍、皆是水精，七寶之樹自然音樂，天女侍從轉倍於前；亦有一毒蛇繞城九匝，見大意即復舉頭視之。大意即復坐，深自思惟入定，蛇即復低頭睡臥。大意欲進時，守門者入白王，王即出迎，請前語言：

『願留一時三月。』

大意即留。王復盡意供養，施設飲食、衣服、妓樂以娛樂之，乃歷四十日，即復辭王去。王便取珍琦七寶欲以送之，大意不受，報言：

『我不用是眾寶，聞王有一明月珠，願以相惠。』

王便報言：

『此珠有六十里中寶追之，便以上仁者，若後得道，願為弟子智慧無比，當復供養，過於今日。』

便受珠歡喜而去。

於是，大意轉前行，復見一琉璃城。宮闕、殿舍皆是琉璃，七寶之樹自然音樂，天女侍從轉倍於前；亦見一毒蛇繞城十二匝，見大意便舉頭視之，大意即復坐，深思惟入定，蛇復低頭睡臥。大意欲進，時守門者入白王，王出迎，請前乞留一時三月，大意即留。王身自供養飲食、衣服、妓樂以娛樂之，乃歷二十日辭王欲去。王即取珍琦七寶以送之，大意不受其珍寶，言：

『我聞王有一明月珠，願以相惠。』

王報言：

『此珠有八十里中珍寶追之，便以上於仁者，願後得道時，我為弟子淨意供養，過於今日，令長得智慧。』

大意便受珠，歡喜而去。

大意念言：

『吾本來求寶，今已如志，當從是還。』

便尋故道欲還本國，經歷大海，海中諸神王因共議言：

『我海中雖多眾珍名寶，無有如此輩珠。』

便勅使海神要奪其珠。神便化作人，與大意相見，問言：

『聞卿得琦異之物，寧可借視之乎？』

大意舒手示其四珠，海神便搖其手，使珠墮水中。大意念言：

『王與我言時，但道此珠難保。我幸已得之，今為此子所奪，非趣也。』

即謂海神言：

『我自勤苦，經涉嶮岨得此珠來，汝反奪我今不相還，我當抒盡海水耳。』

海神知之，問言：

『卿志何高乃爾？海深三百三十六萬由延，其廣無涯，奈何竭之。譬如日終不墮地，大風不可攬束；日尚可使墮地，風尚可攬束，大海水終不可抒令竭也。』

大意笑答之，言：

『我自念前後受身生死壞積其骨，過於須彌山，其血流，五河四海未足以喻。吾尚欲斷是生死之根本，但此小海何足不抒？』

復說言：

『我憶念昔，供養諸佛，誓願言：「令我志行勇於道決所向無難。」當移須彌山、竭大海水，終不退意。』

便一其心，以器抒海水。精誠之感達於第一四天，王來下，助大意抒水，三分已抒其二。於是海中諸神王皆大振怖，共議言：

『今不還其珠者，非小故也，水盡泥出，子便壞我宮室。』

海神便出眾寶以與大意，大意不取，告言：

『不用是輩，但欲得我珠耳，促還我珠，終不相置也。』

海神知其意感，便出珠還之。

大意得珠，過取婆羅門女，還其本國恣意大布施。自是之後，境界無復飢寒窮乏者，四方士民皆去其舊土襁負歸仁。如是布施歷載，恩逮蜎飛，蛂行蠕動靡不受潤。其後壽終，上為帝釋，或下為飛行皇帝。積累功德，自致成佛三界特尊，皆由宿行，非自然也。」

佛告諸比丘：

「大意者，我身是；

時居士摩訶檀者，今現悅頭檀是；

時母梅陀者，今現夫人摩耶是；

時歡樂無憂國王者，即摩訶迦葉是；

時婆羅門女者，俱夷是；

時女父者，彌勒是；

時銀城中王者，阿難是也；
時金城中王者，目犍蘭是；
時水精城中王者，舍利弗是也；
時琉璃城中王者，比丘須陀是也；
時第四天王助大意抒海水者，即優陀是也；
時奪其珠者，即調達是也；
時四城門守者，即須颰、般特、蘇曷披、拘留是；
時繞四城毒蛇者，即是共殺酸陀利四臣是也。」

阿難整衣服作，禮白佛言：

「是時，大意以何功德，乃致是四寶城，處處得供養？及獲四明月珠？眾寶隨之。」

佛言：

「乃昔惟衛佛世，大意嘗以四寶為佛起塔，供養三尊、持齋七日。是時，有五百人同時共起寺，或懸繒然燈者、或燒香散花者、或供

養比丘僧者、或誦經講道者，今皆來會此。」

阿難及四輩弟子，聞經歡喜，前為佛作禮。

《佛說大意經》

T03, no. 177《佛說大意經》, p. 446, a26-p. 447, c19)

禪定

└《大智度論．1 序品》卷 17：

如釋迦文尼佛，本為螺髻仙人，名尚闍利。常行第四禪，出入息斷，在一樹下坐，兀然不動。鳥見如此，謂之為木，即於髻中生卵。是菩薩從禪覺，知頭上有鳥卵，即自思惟：

「若我起動，鳥母必不復來；鳥母不來，鳥卵必壞。」

即還入禪，至鳥子飛去，爾乃起。」

(T25, no. 1509《大智度論．1 序品》, p. 188, a25-b2)